

ZHENGANXIAOSHUONIANXUAN

正安小说年选

王龙 主编

2015
—卷—

团结出版社



WANG AN XIAO SHUO NIAN XUAN

王龙 主编

正安小说年选

2015
—卷—

团结出版社



UNITE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正安小说年选. 2015 卷 / 王龙编.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6.11

(诗意集 / 贾凤华主编)

ISBN 978-7-5126-4576-9

I. ①正… II. ①王…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63723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出版策划: 成都力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8-86965206

印 刷: 成都勤德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6-4576-9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正安小说年选 2015 年卷 · 目录

ZHENG AN XIAO SHUO NIAN XUAN

那些花儿 · 余 苓	1
爱在春天里 · 朱佳勤	19
真相 · 简祖奎	32
荒园 · 刘书青	77
父亲的“7”字 · 冯其沛	113
桂三爷的喜事 · 何育薇	128
青花瓷 · 文 玲	135
第二个秘密 · 王少龙	144
麻女嫁二夫 · 郑绍兴	147
钟老师的城里生活 · 简 历	154
三儿 · 刘艳霞	167
书房 · 雷 霖	181
天亮了 · 郑 和	191
百合的春天 · 陈其勇	200
打电话 · 陈南水	212
冯三婆的春天 · 吴 敏	214
柳乡长轶闻 · 刘礼贵	232
旧历的年底 · 谢 琴	241
三个火枪手 · 冉宁哲	244
牡丹与无名花 · 潘 凯	248
情感之上 · 雷霖遥	251
守候家园 · 王兴宇	254

那些花儿

余 苓

母亲嘴里九月的菊花是仙子；月季是清新俏丽陪着皇后游玩的大家闺秀；玫瑰是骄傲美丽、谁都比不过的皇后；而星星点点的晚上绽放的夜来香是侍女，专在晚上给天上的神仙们上香；母亲说，每一个盛开的花骨朵儿都是人间的一条路，你候着花骨朵儿开成了花，你就找到了你要走的路。

这些年，江雅守着阳台上的倒挂金钟、大丽菊、胭脂粉、百叶茶，贵的和不贵的，常见的不常见的，一排花盆溜过去，开过花和没绽过花苞的齐杵杵立在那里，哪株花上新近又长出一片叶子、哪棵的枝条上长了个疥子，江雅都清楚。可找来找去，江雅也没找出属于自己的路，或是找到了，走了一阵，又迁了回来，说到底，那也不是路。不是么？技校上到毕业，在厂里干了三年就下岗成了无业游民，上过学校和没上一样；好不容易找个可心的人结了婚生孩子，心想这日子可顺当着过下去，哪曾想小雨才七岁，他爹就跟着涂红嘴皮的女人跑了。这路走到这儿，又断了。除了多个小雨，江雅的日子又还了回去。断了又倒回去，搭上几年的光阴，还多张吃饭的嘴。想想，江雅就头疼。那些花儿，是母亲留下的，不能甩不能丢，见天儿的浇水，偶尔要施肥，好好地伺候，但那可人的花骨朵儿也没给江雅指出一条路。三十而立，过了三十岁的江雅是完全懂的，母亲嘴里的话是好的，但过日子不是龙门阵，它不是编着就能顺畅的，费了心耗着神洒出汗，它也总在原地转圈圈，你摆手跺脚流眼泪起什么用？

守望花儿，理想和现实之间——江雅想从母亲关于花骨朵儿张开

就是一条路的说法中找到解释。可是，理想是个球，现实是根针，球遇到针，注定很难有活路。望着那轮在窗户里红得不成样子要落不落的红球，江雅对自己的理解很满意。

江雅的父亲从年前回了趟老城，去原来住了几十年的地方转了一圈，遇见几户当年的老街坊，回来就吼着要去“夕阳红”老年公寓。那当儿正是小雨小升初的暑假，按照分数小雨就读的中学到家里要转三趟车，江雅忙着在中学附近找房子，老头子天天念叨要去老年公寓，江雅也没在意，等她好不容易虎口夺食在中学门口租到一套旧房子，老头子这边已经打点好，只等江雅作为女儿体面地送他去过他口中多姿多彩的老年生活了。若不是为了打消别人误认为他是没有子女的孤老头，恐怕这一等一送他都等不及，自个儿就搭车去了吧？！从小雨嘴里，姥爷已经三番五次只身到“夕阳红”老年公寓进行了侦察，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女儿外孙一行满面红光高高兴兴地送他去办入住手续。不就是个老年公寓么？有这么严重么？公寓哪有家里好？公寓有女儿有嗲着脸儿喊姥爷的外孙？公寓有您老爱吃的热干面？！江雅斜着眼，老头子心细，连口琴都放进袋子里，看样子是准备长住了。江雅鼻头一酸，扭过头不看爷孙俩。老头子慢条斯理地说小雨要上初中，你要上班，我闲整着还不去那地儿热闹？老头子宽着江雅的心。事实上也是，老头子在家里，小雨在中学旁边的出租房，江雅两头跑，要累得够呛。这下，江雅和小雨住在中学那边，不用担心家里还有人等着她回去做饭。时间一下子阔绰了好多。

只是怕委屈了老头子。江雅想。

进了“夕阳红”的大门，花圃里是开得热热闹闹的一串红，一嘟噜一嘟噜挂在枝头上，红绿相配非凡了得，旁边两株月季和玫瑰挨着张开花瓣，统一的玫红，看不出哪是皇后哪是小姐。

江雅一脚迈出去，头就撞在了“夕阳红”的玻璃门上。老头子小心翼翼望着江雅，生怕玻璃门给她撞出一个大包来，江雅怒从心起，非要他卷起行当跟着回家，那就麻烦了。老头子不敢说话，只把浸了冷水的毛巾往江雅手里递。一个矮个子老头儿领着大帮老太太在院子

里唱“最美不过夕阳红”，这会儿全都假装脖子扭了似的朝这间屋看，江雅不说话，把大包疼出来的眼泪往肚子里咽。都说了千好万好不如家好，非要来这叽喳喧闹的场地儿，让她一来就捧个大包回去，撞上去的那一声儿，齐唰唰的眼睛全朝她看。下回还好意思来么？

送江雅从“夕阳红”出来，老头子蹙了眉头问你妈哪些花儿？江雅说不管又不会死。老头子的脸就展开了。自己的丫头自个儿清楚，是个走路都怕碾死蚂蚁的人，真到遇到坎的时候，她比谁都笑得开怀，就是在父亲面前，她也未必把难处摆上脸来。现在能堵了气说胀人的话，说明她心里还有宽裕。老头子笑了。

每次去“夕阳红”，江雅都觉得老头子有些变化，变化在哪儿江雅也说不上，饭量和从前差不多，说话的语气也和原来一样，不快也不慢，可就是有些不同。不同在哪儿呢？江雅想不出来。

小的还在懵懵懂懂的年纪，稍不注意就容易跑偏，江雅一点儿松懈不得，可这老的，虽然看着一天比一天安好，倒同样令江雅担心。话说都是同龄的老年人，天天在一起热热闹闹有个说话的人，日子好混过去也就罢了，可这老头儿眉宇间一回比一回敞亮到底是有些不太对劲。是自己多想了？江雅觉得不太像。

这个星期江雅没去“夕阳红”。给老头子去了电话，小雨的学校要开家长会，改天有时间江雅再去。具体哪天去，江雅没在电话里说。

江雅去的时候是上午，江雅没在屋子里找着老头子。老头子年轻时不好热闹，老了倒还静不下来了。不知是不是人老了会还小，江雅遇到几个老头子老太太，他们看到江雅，像江雅小时候班上的那些女同学，扎堆说别人的悄悄话，一脸精精怪怪的笑。江雅头皮有点发麻。离婚过后江雅很长一段时间走在街上都不自在，总觉得别人会说她是被自己的男人甩了。但很久以后她也就坦然了。再大的事儿流传在街上也只能是一时新鲜，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着让人津津乐道的大事，她这个细如牛毛的家庭小事不够别人谈一顿饭的工夫。可是今天，这些头发白花花的老头儿老太太是怎么了？

走了一圈，江雅脚微微有些发软，比起广告上的富人住宅区，

这里的设施一点也不差，假山，流水淙淙，白色的木椅圆桌古朴雅致，怪不得老头子巴着心思要来这里呢，还不是钱烧得慌。江雅坐在椅子上把脚从鞋子里松出来。早知道就不穿这双高跟鞋了。羊皮的白色高跟短靴是在“百利”换季打折的时候买的，比刚上柜的时候便宜一半。虽然不是当时的流行，但穿上去也不掉价。江雅爱买反季节的衣服和鞋子，不贵。揉着有点发酸脚后跟，江雅有点心疼。突然，她听见了假山后面的动静，她似乎看见了老头子这时的高兴劲儿。绕过去，看到老头子身边的人，白头发在耳朵边俏皮地招摇，烫过的短发被风吹得有点乱，不过穿得还是很得体。江雅在超市上班，什么款什么牌子，虽然穿不起，但还是认得出的。老头子眼光不低呀，心心念念地要到这里来，是先就相好了的，还是来了才搭上的？江雅没敢吱声，怕见了他们自己会发窘。仿佛在这里偷偷约会被人看见的是她。那对老年人，谈笑风生，哪会怕人去想别的？江雅悄悄转身，低了头往回走，母亲才走那阵，江雅也探过老头子的口风，如果有合适的，再找一个？老头子口齿坚决地要守着江雅和外孙过。这才多久呢？就脸色红润开怀大笑连闺女站在身后都不知道了？难道这就是爱情的力量？

那个女人，老头子身边的女人，笑得多幸福！她脸上有老年斑么？脖子上的皱纹怕都有好几大圈了吧？脸上是搽了腮红吧？也不选淡一点的色儿，涂那么艳，有人看么？都老太婆了，还是那么“洋气”？！江雅走着，边走边想，早上喝的豆浆也来凑热闹，一阵一阵儿压着小肚儿，出门前没把准备工作做好，这下去哪找卫生间？要死！江雅小时候一紧张就想上厕所，眼看着就要奔四十的人了，在特别心乱和慌张的时候，突如其来的便意也还是让她应付不及。当然，此时此刻，她肯定地认为是那碗豆浆兴风作浪，她不觉得是自己心乱和慌张。心乱什么呢？慌张什么？不就是老头子身边坐着个女人么？还是个老女人。不管这女人年轻时多么漂亮多么讲究，她终究成了老太婆。她的头发烫过了染过了又怎么样？不还是有些白头发被我看见了么？有什么慌有什么乱的？无数理由像水泡一样从江雅心头泛起，无数飞快冒出来的水泡把江雅撑得胸乱气闷。

老头子你谁不能找？偏偏找她？

从“夕阳红”出来，天开始下雨，刚开始还是小孩子洒着玩呢，洒着洒着就是大人在端着盆子倒了。天气预报没说今天要下雨，这天怎么就突然变脸了？一辆小轿车开过来，溅起些脏水，白色的皮鞋被洒上几颗黑点。江雅把包举过头顶，掂了脚尖朝水浅的地方走。那辆轿车又倒回来了，江雅朝旁边站，已经被轮胎飞起的脏水溅过一次，不能再被溅第二回了。

“江雅？江雅？是你吗？江雅？”

“嗯？”

“快上来，上车来！”

“嗯？”

路边的树枝被风吹得东倒西歪，叶子都差点打到了江雅脸上。江雅站着，有点恍惚，轿车里的人戴着眼镜，隔着雨雾江雅根本看不清他是谁？雨又这么大，这车到底是上还是不上啊？

轿车里的人比她更着急。

“你快上来呀！雨这么大！”

“我是鸿涛啊！我是鸿涛！”

“啊？！”

“快上来！”

“啊！哦，哦。”

顺着打开的车门裹挟进一滩雨水，刚一坐上车江雅就打了几个喷嚏，后背上有毛巾，快，拿来擦擦。开车的人专心盯着眼前雾蒙蒙的一片，只是嘴里说着话，斜眼也没有看江雅一下。路边有被风吹倒的树，横在马路上，他小心翼翼地绕着，江雅不敢和他说话，也觉得不合适。说什么？从哪儿说起呢？是的，她刚才就该想到鸿涛会到这里来，只是没想到会在今天遇上他。他像捡一只落汤鸡一样把她捡上车。

鸿涛偏偏在那个时候出现，把她从路边捡了回来。

这场暴雨如果落在二十多年以前，老街的路又要被水塘淹好久。那时候江雅的家还在老街，那时候不像现在，一栋栋的高楼住着，进了屋门一关，不晓得隔壁住的是啥人。那时候城里就四条街，东南西北门，叼着一支烟也够你从街头走到街尾再倒回来。窄窄的一条街，家家户户都是木板房挨着，你家打烂个碗我家猫翻了菜篮，都能听得到。夏天的夜晚，摇着蒲扇，点根艾蒿，一条街的人坐在门口乘凉，孩子们围在一起听大人摆龙门阵。等到脱了漆的大瓷缸里茶干了，风凉下来，一家一户就收拾椅子重新点上一根艾蒿关门睡觉。木门咬着磨得不成样的关节，吱吱呀呀一阵响，整条街才安静了。偶尔会听到一个巴掌响，紧接是小孩子哭，那是睡着的孩子不晓得起夜尿在床上，被准备上床的父母发现，一板下去后也跟着孩子梦里昏昏浊浊的哭声睡去了。

那时候江雅们最怕下雨，明明伸手就够得着的对面人家户，一场雨下来，老街会积上很深的水塘，看着就能拿到的东西，得绕好远的路越过老街从房子后面走。那时候江雅的母亲还没有去医院做检查，一条老街的人和江雅父亲还不晓得她脑子里的神经已经有一块硬化。他们只是觉得江雅妈妈脾气怪，好端端的一个人，眼看着就发起火，眼皮一吊，抬了屁股就走人，仿佛和你是上辈子的仇人，不管刚才和你谈得多亲热。街坊们都不敢和她说话，怕说着说着被她翻了白眼耷脸。江雅母亲自己不知道，还亲亲热热地去找人，找了几回人家不搭理，才又讪讪地回去。江雅的妈妈在街上找不到人搭话，就以为是人家不服气、妒忌，眼红，江雅的爸爸在小学教书，是国家养着的人，一家人吃的穿的都不愁。她又会种花，没发病之前，花开时节，街坊四邻都去她家赏花，逢到高兴的，江雅母亲还会夹下一枝用泥土包好送给别人带回家去栽。现在，这些都没影儿了。江雅母亲认定是人们眼红着不服气呢！“小市民、小市民”！江雅母亲隔着窗户看外面的人，眼神恨恨地吐这几个字。那时候包括江雅的父亲都不知道这种病其实就怕多想。而且这病还不能治，治了也没底，要发也要发，只是迟发和早发的问题。有一回她发病，非要江雅爸爸脱了鞋袜光脚去冰天雪

地的操场上跑，江雅哭得跟泪人儿似的，要跟在爸爸后面，爸爸眼圈红着拍江雅的背，说妈妈是病人，你守着妈妈。江雅和爸爸两个人像哄个孩子样地哄着妈妈，陪着她给花上水、翻土、洒肥，围着绽开的花朵儿喜笑颜开。只要她不发病爷俩做什么都行。

后来妈妈还是走了。

老街的人心疼江雅父女，好好的小姑娘摊上有病的妈，江老师一脸和气，领着国家的工资一点都不大貌（傲气），见着谁都点头打招呼，好好的一家子，摊上个有病的女人。从小到大，江雅领会着这些眼神，起初这些眼神让她恐慌，让她觉得自己矮着那么一截。可日子久了，时间长了，再长的利器也会生锈，何况是人呢，人是会变的。

老街拆迁后，江雅要了一处距离老街很远的还房，老头子不理解，说住了几十年的地儿了，干嘛要那么远？江雅不说。为什么呢？江雅自己也不知道。

江雅技校毕业后进了工厂，热心的街坊张罗着给她介绍男朋友，江雅一个也不见，不是看不上，是江雅压根就不能去。去做什么？姑娘年方十八，家有爹领皇粮，唯其老母，稍有小恙，病去无事，病来癫狂，不识亲友与路人。这个标签，还能让她找着人么？就算心地善良不计较江雅家里这摊子事，想必也是条件不够，自身不如，只能委身于人。与其如此，何苦去见？等到了县城改造，老街的人四分五别作鸟兽散，江雅才在同事的介绍下认识了小雨的父亲，恋爱、结婚、生小雨，不过六七年的光阴，江雅的路就又倒回去了。对母亲嘴里花骨朵一开，就是人间一条路的说法，江雅是彻底拎清了。守着小雨，就算是她江雅的一条路。

那天，江雅没想到还会遇上鸿涛，那天竟遇上了；江雅没想到会在“夕阳红”看见雪姨，却在老头子身边看到了；这一阵鼓一阵锣的，咚咚呛呛，敲得江雅脑门心痛。

江雅从小就怕雪姨，雪姨一家搬到老街来住那天，满头卷发黄不啦叽的小男孩拉着雪姨的衣角，不大的眼珠滴溜溜地看着旁边的人，老街的人像看西洋镜一样看着雪姨一家从车上搬东西。“咯，还有大衣

柜，柜子里还有镜子哩，别个那是穿衣镜，哦，梳妆台，那女的可还讲究……”，父亲教江雅喊那个小男孩的妈妈叫雪姨，那个小男孩，叫鸿涛。鸿涛的父亲是军官，在很远的地方打仗，雪姨来江雅爸爸上课的学校工作，鸿涛的妈妈一出门，老街的人就能闻到香气儿，那是她搽的香香。鸿涛给江雅说的。两个孩子当天就混熟了。雪姨的皮肤很白，白得发亮，江雅也白，但白得发木，不像雪姨，白是白，红是红，嘴唇那一点点的红，眼珠子那一点儿分明的黑，映在奶油般又白又亮的皮肤上，就像挂历上的美人儿。因为这个白，就让江雅和老街里的人有点怕，平素爱脱了衣服光着膀子在老街走的大男人，看见雪姨，飞快把衣服穿好；在门口掐菜的娃儿她妈，瞧见雪姨走进街口，也得拍拍身上的土才站起来，假装搂着菜，等雪姨走近了才像刚看见似的问声回来啦？一条街的人都怕，怕雪姨，雪姨温和，和谁搭话都轻声细语的，她也从来不骂鸿涛，可她就是让人怕。她脸上的奶油白，她身上的香气儿，她对谁都不亲不冷的笑，她当丈夫的军官。她是从挂历上走下来的，不是老街的人。

鸿涛悄悄给江雅看过那个军官的相片，是一张全家福，肥嘟嘟的鸿涛被母亲抱在怀里，旁边站着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年轻人眼睛很细，鸿涛跟他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鸿涛憨憨地看着对面，两个大人抿着嘴，很……很啥？江雅说不起。反正不像江雅家里的那张全家福，一家人笑嘻嘻了，江雅咧着嘴，妈妈笑眯了眼，爸爸搂着妈妈，满眉满眼都是笑。江雅觉得这家人不爱笑，除了鸿涛。和江雅在一起，鸿涛学会了去西门河边掰那棵皂角树的皮，皮一扯，又粘又密的银丝就出来，再一拉再一扯，银丝又出来，神奇得很；两个人还会去山上打野苞，又酸又涩的野苞放进嘴里，一仰头，就是一个明媚的夏天。只有一次，江雅去学校找父亲拿钥匙，看见雪姨，趴在桌上，指着书上的字和父亲说着什么，两个人一说一笑，远远的，江雅似乎听见雪姨在咯咯的笑。父亲一脸爽朗。那天，江雅没去找父亲要钥匙，她一个人在街上晃荡了半天，天黑了回去，父亲哼着小曲儿在做饭。

那一年，江雅十一岁。那一年，母亲开始无缘无故地摔东西发火，

那一年的年底，江雅和父亲还有老街的人，才知道母亲是先天就遗传下来的精神病。

想必是那天淋了暴雨，受了凉。江雅往脑门心两边抹风油精，火辣辣的，吹得眼睛痛。

撑着不吃药。感冒不是病，是病毒。病毒有自愈期，用不着吃药，吃药只是人的一种心理安慰。鸿涛在电话里听见江雅打喷嚏，喊她吃药的时候，江雅就是这样说给鸿涛听的。

那天在车上，鸿涛叫江雅把手机拿出来，按照他念出的数字拨出去，江雅才知道他是要她的电话。下了车江雅站在楼道里往回看，车子已经一溜烟儿消失在昏浊的雨幕中。江雅有点恍惚，这雨点不是打在身上，是打在心上，雾一层烟一层，让人摸不清方向。好多年没见，临下车两个人也没说声再见，仿佛是经常一起吃饭喝茶K歌的熟人，今天的搭车只是一个顺便，明天后天还有好多活动一起参加。江雅扯出一丝苦笑。事实上，从雪姨一家从老街搬走到今天，江雅和鸿涛已经整整十五年没见过面了。

当初她和鸿涛撒着脚丫子到处跑的时候，可没有小雨们现在读书这样紧张，马马虎虎应付完老师交待的作业，她和鸿涛两个人就扒在他家的桌子上玩跳棋。其实那天她的肚子是有些疼的，她没在意，以为是早上吃的泡饭有点硬，平时跑急了喝了冷水，她的肚子也会疼，她没想那么多，直到鸿涛惊叫一声看着江雅，她才知道她闯祸了。雪姨家的沙发上不知什么时候被江雅坐出一滩血，红红的血迹印在雪姨家白色的沙发巾上，那是鸿涛的妈妈请人从上海带回来的，鸿涛妈妈是个特爱干净的人，因为江雅父亲和她是同事，才允许鸿涛把江雅带到家里玩，别的人，连她家门槛都没进过。江雅哭丧着脸，不知道该怎么办？鸿涛也慌了，这？这？他搞不清楚好好的江雅怎么就坐出一滩血印子出来？江雅也不懂。正在这时，鸿涛的妈妈回来了。看着两个孩子，再看看沙发，她什么都晓得了。江雅的脸红得像胀了猪血，她怕雪姨发火。雪姨冲江雅笑了笑，说你妈妈不在家？江雅点点头，又

摇摇头。江雅的妈妈是在家，可前两天妈妈发病了，吃了药就一直躺在床上，饭也不起来吃，在家，但和不在家没两样。那你回家吧，你妈妈该在等你了。雪姨又笑着说。嗯，嗯。江雅跑着冲出去。走到门口，她听见雪姨说，以后不要带到家里来了，姑娘家大了也不晓得收拾，你和这种人在一起有什么长进？！

那天晚上江雅的肚子像剪刀绞那样疼，父亲回来，问蜷在床上的江雅是不是不舒服？江雅说没有，只是体育课跑累了。

雪姨一家搬走以前，江雅不是不知道。头天晌午，父亲吃着饭，突然搁了碗对江雅说，你雪姨一家要走了。啊？江雅含着一嘴的饭，张着嘴看着父亲。鸿涛的爸爸回来了，安排到市里工作，鸿涛和他妈妈要搬到市里去了。哦。放下张着的嘴，刚才扒拉进嘴里的饭已经没了滋味。父亲说话的口气很淡，眼神散着，仿佛不小心弄丢了一件重要的东西。那天，她躲在窗户后面，看着雪姨像往常一样，一脸温和的笑着递烟给抬家具的人。鸿涛已经不是搬到老街来时那个拽着妈妈衣服的毛头孩子，他比雪姨还串出一大截，站在门口，他朝江雅家的窗子看，江雅飞快地扯过窗帘，才又悄悄拉开一条缝往外看。

江雅永远记得那个黄殃殃的毛头小孩第一回到她的家看到那些花儿时，他捻捻这个、抚摸那个，所有张开的花瓣和卷曲的筋须都被他如缎的眼神一一抚过。他舍不得别过他的眼睛。其实江雅是懂得鸿涛心里对这些花儿的疼惜的，江雅家里虽然不算富裕，所有家具也是被天长日久斑驳了油漆泡软了犄角，但有母亲养的这些娇嫩青翠透着香气儿的花儿，就让这个家有了些区别于老街的高贵，它们，以鲜艳的方式点缀过江雅藏在老街角落的那些岁月，也让这个母亲是精神病的女孩子，心里多多少少闪过一些光亮。而鸿涛的家，虽然被她讲究的母亲打扫得一尘不染，但水杯、凳子、擦脸的毛巾、鸿涛的作业本，所有屋子里的家什永远都只能放在固定的位置，鸿涛的妈妈从来不能容忍家里有一丝一毫的凌乱，就像她对身边的人从来都是不深又不浅的笑容一样。而江雅家里这种随意的散乱和花团锦簇的热闹让总是苦恼于母亲条理过于分明的小男孩产生了深深的迷恋。

他总是和江雅一起给凉台上那些花儿“上水”。“上水”，是江雅母亲说的。江雅母亲总把给花浇水说成“上水”，还一直让江雅也跟着说成“上水”。江雅不懂“上水”的出处，但她觉得把给花浇水说成上水，是把花当作菩萨在供呢，神神叨叨的。鸿涛不觉得，他说江雅的妈妈最好了，种这么多好看的花儿。

那天，江雅脱口而出要回那边的家去给花上水，电话里相互交汇的气息突然就断了，好久，才又慢慢续起。或许，他们曾经是藏匿于彼此童年的影子，这影子看过她的疼痛、听过他的委曲，他们曾经试图为对方疗伤，曾经懵懂地期盼能为对方驱赶孤独。几十年的光阴过去了，他们四处飘零，他们见证了太多的虚假和逢场作戏，他们以为那影子早已不复存在，他们甚至没有奢望过还能有见到这影子的一天，他们甚至都没有想好他们的今生是不是还有见识它的勇气。而江雅的这句话，像一只在冬天里蛰伏了好久的小兽，它摩拳擦掌它跃跃欲试，它跟所有春天里精神饱满的动物一起，即将掀开一场大的生命运动，掀开只有江雅和鸿涛两个人才懂的那层幕布。

第二天，吃过晚饭后江雅匆匆忙忙朝那边的家赶，天气预报说当天的夜里会有暴雨，上周洗的床单还挂在凉台上，她得赶在雨注下来之前把它们收了。屋子里有一股叶子腐烂的气息，那是凋谢的花瓣和老化的枝丫散发的味道，还有桌面上那些看不见的灰尘，跟着江雅开门后旋进来的那股风，它们跳跃着，欢迎女主人。来的路上，江雅想，请鸿涛来家里那天，一定是个时间比较宽松的日子，她提前打扫好家里的卫生，窗明几净，她穿上那条不算太昂贵但平常很少穿的秋裙，上点点淡妆，还喷了香水，像等候老朋友那样请鸿涛参观她的家和家里的这些花儿。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虽然他们都不年轻了，但她的脸还是娇嫩的，她的脸没有一点点雀斑，五官还是那样端庄，她的身材并没有被长年的奔忙而变形，相反，这些年的忙碌让她的体形更紧致。

鸿涛的电话打来了。江雅迟疑了一下，她不愿说谎，说谎不是她

的习惯，她只得说她刚进门，来这边收拾凉台上的衣服床单。鸿涛说，好啊，那正好，我过来。没等江雅说话，那边就把电话挂了。这是哪跟哪呢？现在？来的时候为了节约时间，她身上还是买菜时穿的运动服，屋里这些花枝也没有修剪，七长八落的，虽然也还算生机勃勃，但总是没有打理，缺了那一份韵致。江雅很无奈，期盼了这么久的约定，到头来竟是这样一番无所适从的景象。

不过，眼前这个男人，微凸的头，腆起的肚子，都比她曾经在某些夜里想像的要好，也许是她单身得太久了，也许，这是个她曾经无比信任的人，不管怎样，他都要比她现在遇到的那些男人让她安心得多，放心得多。所以，当鸿涛伸出一只手来把她的手握住的时候，她没有拒绝，相反，她还从他温热的手里得到一种信息，他心里是有她的，他心里还是有她。

他的唇俯上来的时候，她还没有准备好，嘴里的干涩被他嘴里的烟味一下子裹挟住，有一刹那间，她似乎要窒息。他的手漫上她的腰际，继而掀起她的衣角。呃……等等，不、不行！突然，江雅的大脑划过一道闪电，她猛然意识到今天不行，不行。今天，时间不对，情景不对，她设想的和鸿涛在这一天的计划也不对，什么都不对。不、不行！小雅，小雅，我是真的喜欢你，从第一次在老街的门口遇到你，我就喜欢上你了。相信我吧，我会对你好的！正在亢奋的男人舍不得放开手里的那截玉臂。不、不行，今天不行。江雅抽出被鸿涛拿着的手，朝后坐的时候她用手归拢了一下被他抚乱的头发。怎么了？今天？是不是身体不方便？不是。那？

你走吧？

嗯？

今天，太晚了。改天吧，改天我给那几钵花换过花盆，到时，再来看。

真的……？

改天，改天我打电话给你。

鸿涛下楼的脚步声很重。

江雅坐在椅子上没动，很久，她站起来，走进卧室对着镜子，看到身上还没有被鸿涛的手拎到的内衣。内衣是黑色的，洗得已经有些起毛了，左边罩住乳房的地方破了个洞，比铜钱还大一圈的破洞。江雅身上的白，在黑色的映衬下，那个乳房似乎有些羞涩，为此刻罩着它的内衣上有个破洞，为此时的灯光下，它的主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它静静地看着镜子里的主人，它似乎明白主人因为拥有它而感到无比的寒酸，她为这心头涌起的寒酸而拒绝了她一直渴盼了很久的爱情。看着她看着她，它开始发抖，主人在它的凝视下哭了起来，它也就越发地跟着发抖，主人的泪，像此刻纱窗外倾盆而至的大雨。

再去“夕阳红”，江雅是提前给老头子打了电话的，上回老头子问她怎么面都不见就走？江雅没有把话说得圆泛，但老头子心里亮堂着，这一回，江雅提前告诉老头子她要去，实际是给老头子一个台阶，也给她自己找个台阶下。一头青丝都被日子抚成了白发，两个人还亲热热坐在一起谈得眉开眼笑，还不能说明一切问题？

江雅不去想，想了她也是白想。她就是觉得别扭，没有什么能化解她心里的别扭，一个曾看过她成长的女人，关系不好，却又不是特别的坏，转眼要和父亲站在一起，不管是知己红颜，还是他们对他们的将来会有什么企图，江雅心里都不太舒服。

老头子在大门口等着江雅，眼神巴巴地，还好，你还记得有个闺女，江雅心里多少垫了点儿底。递过一袋的零食和水果，江雅眼神一掠过院子里的老头老太太，没那个人。老头子年轻时被精神病的妻子长年的药费拖累，没得好好吃好好穿，到老了落下个嘴馋的毛病，干果零食清脆水果，样样都来者不拒，进了“夕阳红”半年，院里组织体检，身子骨倒还硬朗，连“三高”也没有。不知道是不是爱情的力量？江雅总是这样想。没来由的，她总把老头子和那个人之间的关系想成爱情。是她过于敏感或是太过于狭隘极端？她不得而知。每次想过以后，她心里又隐隐生出一些羡慕，老头子有那个人，她呢？江雅觉得自己没有爱情。她觉得她其实是很悲哀的。